

# 在午后阳光里相遇

■张铁梁

## 美丽军嫂

那天,军嫂杨铭瑜和儿子将车停在了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停车场里,便开始凝望公路上一辆辆呼啸而过的车辆。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她心里开始有些着急,转身摸了摸在座椅后面的泡沫箱,感觉还有余温,便稍微放心了些。

“妈妈,爸爸什么时候到呀?”坐在一旁的儿子问。

“快啦,别着急。”说完,杨铭瑜拿出手机给爱人张宏伟发了条短信,“几点到?”

“还得半个小时。”不久,张宏伟的短信回过来。张宏伟是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副参谋长。此次,他带队跨越千里执行任务,返回单位途中,恰好要路过家所在的城市附近。张宏伟便提前一天给杨铭瑜打电话,告诉她,战士们已经吃了一天的干粮,他想让她订些盒饭送到离家几十公里外的高速公路服务区,给大家换换口味。

杨铭瑜嗔怪道:“你都半年没回家了,给我打电话还是为了帮你干活。”

“老婆辛苦啦!等我休假回家,家务活全包了。”张宏伟笑着说。

为了第二天中午让大家准时吃上饭,杨铭瑜很快去饭店订了盒饭。怕战士们不够吃,她还特意多订了些。到了晚上,10岁的儿子听说她明天要去送盒饭,便缠着也要一起去。杨铭瑜刚开始不同意,但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,心想儿子也半年多没见到爸爸了,便给儿子也请了一天假。

第二天上午,怕堵车耽误时间,杨铭瑜提前两个小时带着儿子取了盒饭,便驱车来到约定地点。一家人很久没团聚了,杨铭瑜和儿子的心情都有些激动。为了让儿子能够耐心等待,她把手机给儿子玩,自己望向窗外。

前一天,刚好下了一场初雪,放眼望去,天地间白茫茫一片。冬日的暖阳挂在天上,淡淡的雾气笼罩着四周,美得像一幅画。

眼前的一切,让杨铭瑜想起十多年前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那时候,自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,亲戚说要给她介绍个部队的男孩子。谁知道,因为张宏伟平时工作忙,后来又赶上驻训,两人见面的时间一推再推。张宏伟当时所在的部队领导知道后,特别批准介绍人开车带着杨铭瑜来到部队驻地附近,两人终于见了面。杨铭瑜还记得,那天也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,她第一眼看到高大的张宏伟穿着迷彩服站在自己面前时,不禁有些心动。



图①:杨铭瑜生日那天,一家人合影留念;图②:张宏伟(左)在作业演练中。



图②

作者供图

谁承想,张宏伟那天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:“当个军嫂不容易,我整天也回不了家,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”

杨铭瑜当时觉得好笑,心想真是“直男”,刚刚见面,谁说自己要嫁给他了,但又觉得这个大男孩“傻”得可爱。见面后,两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,从此便通过手机保持着联络。过了段时间,杨铭瑜看着身边的年轻人谈恋爱每天都可以在一起,自己却依然形单影只,便犹豫要不要继续和他接触。

当时,张宏伟正在准备参加比武,等到两人第二次见面时,已经是3个月后的了。那天,杨铭瑜看着比第一次见面时更加黑瘦的张宏伟,莫名有些心疼。多年以后,张宏伟问杨铭瑜当初为什么会看上自己,杨铭瑜说:“觉得你需要个人照顾呗!”

就这样,一年之后两人结了婚,再后来,儿子出生了。一家人聚少离多,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杨铭瑜独自解决。虽然,杨铭瑜婚前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,但真遇上沟沟坎坎,她还是会有脆弱流泪的时候。

怀孕期间,杨铭瑜非常思念张宏伟,便偷偷联系了部队领导,冒着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来到驻地。那天,看到她突然到来,张宏伟赶快飞奔过去把大衣披在她身上,既心疼又内疚。两人眼

里都含着泪,可说着说着又笑了。杨铭瑜现在再回想,竟然不觉得苦,心里非常甜蜜。

就在这时,一声汽笛打破了杨铭瑜的思绪,身披伪装网的军用卡车一辆接着一辆从远处疾驰而来。车队停下后,张宏伟通过对讲机一面指挥调整车辆,一面给大家明确注意事项。儿子远远地看到爸爸,想跑过去,杨铭瑜忙拉住他说:“等一会儿,爸爸还没忙完。”

不久,值班干部跑过来:“嫂子好,副参谋长让我过来取盒饭。”

“赶紧拿去让大家吃吧,都快凉了。”杨铭瑜说。

这时,值班干部通过对讲机说:“今天的午饭是嫂子请咱们吃的,我们一起说一句‘谢谢嫂子’。”

“谢谢嫂子!”战士们欢呼着向杨铭瑜挥手。

一切安排妥当,张宏伟跑了过来。儿子扑到他怀里,问:“爸爸,你是带兵打仗去了吗?”

“爸爸执行任务去了。”

杨铭瑜看着张宏伟的作战靴上全是泥巴,面容还有些疲惫,忍不住说:“怎么‘造’成这样,快吃饭吧!”

“这两天演训场雨夹雪,到处都是泥。你们吃了没?”

“爸爸,我要跟你一块吃。”儿子撒娇

地说。

“爸爸吃饭的时间很短,咱们别耽误他,拿一盒自己吃吧。”杨铭瑜拉着儿子说。

张宏伟打开盒饭一边狼吞虎咽,一边问杨铭瑜:“咱爸明天还得去化疗,东西都收拾好了吧?”杨铭瑜的父亲上半年查出癌症,这几天要进行第三次化疗。

“没事,你放心吧。明天让妈带着,我陪他去。”

“等我回单位赶紧休假,回家帮你。最近真是太忙了。”张宏伟说。

……

休息时间转瞬即逝,张宏伟必须带着车队出发了。见儿子抱着张宏伟不松开,杨铭瑜便拿出手机,一家人自拍了一张合影。

“车队出发。”不久,对讲机里传来张宏伟浑厚沉着的声音。一辆辆军车经过杨铭瑜身边时,都向她鸣笛,坐在车厢里的战士们也纷纷向她挥手告别。

儿子站在杨铭瑜的身边,一边用不标准的敬礼向车队告别,一边问:“妈妈,爸爸啥时候回家?”杨铭瑜摸摸儿子的头说:“快了,爸爸过几天就回家了。”“太好了!”儿子高兴地回答。寒风中,杨铭瑜感到儿子的小身板又使劲挺了挺,站得更笔直了。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明媚,把她俩的影子拉得很长……

代写下的一串串数字。

“我父亲是1958年10月去的酒泉,到了1959年底,又调到乌兰。至今,这段履历只有这几个数字,我们也不知道他究竟做什么工作。”潘颖亦望了望小院外的远山,意味深长地说:“我好想有生之年和爱人一道去酒泉、乌兰看看,那都是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啊。”

他的话让我一下子想起那首好听的歌《大漠深处》:“有一种花儿,名叫乌兰,你要寻找她,请西出阳关……有一个地方,名叫酒泉,你要寻找她,请西望阳关。”这首歌原名《乌兰谣》,由阎肃、贺东久作词,印青谱曲。最令我动情的一句歌词是:“一代代追寻者,青丝化白雪,一辈辈科技人,情铸边关。”是啊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那里的胡杨林有记忆,那里的骆驼刺有记忆,有多少无悔的青春奉献在那里,有多少无怨的生命长眠在那里。

我和他对坐着,倾听他那往事并不如烟的讲述。我指着院里那块书有“红军村”字样的牌匾,问这是怎么回事?他笑了笑说:“我当年住的部队大院,人们称之为‘红军村’,人虽离开了,但情结还在,就刻了块牌匾挂在小院里。”他回忆说:“我出生不久,全家从沈阳搬到了北京部队大院,一开始住的是几间旧平房。父亲去了大西北,组织上照顾我们,为我家在北京大西北内找了一栋小楼。但父亲得知后,托人带话来,坚决不准我们搬去住,换房的事就一直拖了许多年。”他还谈到,童年记忆里,父亲总在不断地调换着工作岗位,从大西北回来后,仍然四处奔波,一年也见不到几次。他11岁那年,父亲又受命前去参加边境作战。我想,这就是咱当兵的人,为了守卫祖国,四海为家,初心不改。

父母同为军人,也将这种红色基因传给了子女。长大后,他们姐弟五人都先后走入军营。我凝望着那块“红军村”牌匾,感受到了其中的深意——军人的红色基因,早已融入了他们这一代又一代人奔腾的血液中。

## 两代之间



那天,驻宁某旅组织的“血性讲堂”邀请了一位立过一等战功的老兵,给官兵讲战斗精神。

“那场战斗格外激烈。”老兵在讲台上回忆着。当时,他和战友们正担负一项运输任务,突然得知电话线被敌人的炮火炸断,派去抢修的两组战士也先后负伤。

“战场上,时间就是生命。”站在讲台上,老兵有些激动。他告诉大家,他和其他战友在随后的3个多小时里,数次穿越百米生死线,不仅接通了电话线,而且为阵地送去了弹药,背回了7名负伤战士和3位牺牲的战友,自己在此期间被敌人的子弹击中,后背受伤。

说到这里,老兵的目光投向台下第一名年轻的中尉,两人四目相对。中尉仿佛读懂了什么,从小到大,很多事情似乎在这一刻,有了更加清晰的答案。

这名中尉叫杨海。台上作报告的老兵,正是他的父亲杨伟荣。

杨伟荣先前也曾到过一些单位作演讲,但这一次,一向胸有成竹的他在激动之余还有些忐忑。他用了好几个晚上,认真地写下讲稿,还试讲了好几遍,“到儿子的单位去,一定要给他和他的战友留下一个好印象。”

杨伟荣当年转业到刑警大队时,杨海年纪还很小。有一次周末,杨伟荣带杨海出去玩,突然接到电话,一个犯罪嫌疑人就在附近。杨伟荣让杨海待在原地,自己则马上召集警员准备抓捕。那天,父亲英勇的形象,深深刻在了杨海的心里。

父亲当兵时的样子,杨海一直不是很了解。这天,听了父亲的演讲,他似乎明白了。从警的父亲能够如此英勇,是因为他从军时便经历过真实残酷的战斗。父亲在家从来没有讲过他的战斗经历,是因为他亲眼见证了战友的牺牲,在他的心里,胜利属于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。他还记得,这些年,每年清明节,父亲牺牲战友的纪念日,父亲都会专程去看望烈士们的父母……

高考后,杨海主动报考了军校,希望能够追随父亲的脚步,去感受真正的军营。在日复一日的学习训练中,他最终成了学员队的训练尖子,还在学院军体技能比武中斩获佳绩。

军校期间的一个假期,杨海正在公园散步,突然发现不远处一对母子坐在三轮车上,而车子不知什么原因正倒退着,很快就掉进了湖里。见此情景,杨海立刻冲过去跳下水,把母子二人救了上来。确认她们没有危险后,杨海便悄悄离开了。没想到,半年后,这对母子通过寻人启事找到了杨海,并把锦旗送到他家里。

“救水救人的时候,你怕吗?”接过锦旗,杨伟荣问杨海。

“不怕,那一瞬间,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救人。”杨海说。他在心里默默想,父亲面对敌人、罪犯都不怕,作为他的儿

# 父子约定

■齐佩云

子,这又算得了什么。

看着杨海坚毅的眼神,杨伟荣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后来,有一次,部队接到通知,驻地附近一栋建筑施工时挖出化学武器,杨海和战友们立刻奔赴现场。作为排长,他第一个站了出来,申领了最危险的任务。杨伟荣知道后,对杨海说,这才是军人应有的样子。

转业后,杨伟荣对部队始终难以割舍。那年,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成立不久,上级组织在全市范围内遴选干部,杨伟荣报名参加。由于他在刑警岗位上工作出色,又是一名老兵,组织很快同意了他的申请。杨海得知后,也为父亲感到骄傲。

如今,父子俩相约,杨海在部队建功立业,杨伟荣在单位为战友服务,各自在岗位上奋力“战斗”……

下图:杨海军校毕业典礼那天,与父亲杨伟荣合影留念。 作者供图



# 奔腾岁月

■剑 钩

## 那年那时

潘颖亦刚满周岁时,父亲潘忠就悄然消失了。潘颖亦的母亲也是一名军人,隐隐知道爱人去了大西北,至于他具体去了哪儿,干什么去了,根本没想过打听。

他那天坐在八达岭长城脚下,群山环抱的小院子里和我喝着茶,聊着天:“直到我长到4岁,才算见到爸爸一面。”

“你还记得当年见到他的情景吗?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没印象了,我年纪太小了。”他摇了摇头说,“很多往事都是从妈妈和姐姐、哥哥那里听来的。”他停了一下,又对我说,“我们姐第五个都是在部队医院出生的,分别生在了五个地方。大姐1950年生在大西北,二哥1952年生在大西北,三哥1954年生在大西北,四哥1956年生在大西北,小弟1964年生在大西北。”

我静静地听着,感慨良久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军人之家。从老一辈起,便行走在大江南北。他告诉我,父亲潘忠早年参加革命,经历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战火洗礼,在他心目中是位英雄。“父亲学习过微积分和高炮理论知识,是当时抢手的军事人才。”他回忆着悠悠往事。潘忠在大西北的几年,都处在绝密环境中。他在几个孩子心里,也一直是个谜。那时候,看到大院里别



姜 晨 绘

人家孩子都有父亲在身边,他们就会问母亲:“爸爸去哪儿了?”母亲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。

有一天,家里突然来了一位叔叔,送来了一袋馒头干,说是爸爸捎回来的。”他给我续了一杯茶,眼神中流露着怀念,“这是父亲在大西北唯一一次给家人捎东西。”那天,他们几个孩子围在一块,惊喜地看着馒头干,抓起来就往嘴里塞。母亲站在一旁,感受到丈夫的牵挂,眼含泪花默默看着这一切。孩子们并不

知道,这袋馒头干是潘忠日复一日地把从口粮中省下来的馒头切成了片,在戈壁滩风干后,托来京战友捎回家的。

“在那个特殊的年月,我家孩子多,粮食本来就不够吃,老家的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也需要接济。”他清楚地记得,母亲为了让他们能多吃点,自己常常饿着肚子。由于长期缺乏营养,她双腿一度都是浮肿的。

这时,潘颖亦走进房间取出一个小本,递给我看,其中一页记录着在久远年

# 迷彩青春

■倪 帅 吕志浩

## 家人

去年,樊吃睿参加了老家当地组织的一项志愿者服务工作。那天,工作结束后,一位老人拄着拐杖,缓缓地走向樊吃睿:“小伙子,你是不是当兵的?”

“奶奶,您咋知道?我已经退伍了。”樊吃睿回答。

“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当兵的孩子就是好,你咋没多干几年呢?”老人边说,边从包里拿出毛巾,给满头大汗的樊吃睿擦汗。

那天,目送老人回家后,樊吃睿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老人说的话燃起了他心中那团火焰。

樊吃睿有个双胞胎哥哥,叫樊吃昂。在老兵爷爷的影响下,兄弟俩从小就有个军旅梦。2018年9月,两人大学毕业后,如愿加入“空军蓝”方阵。樊吃睿成为一名通信兵,哥哥樊吃昂成为一名小号手。

2019年4月,由于表现出色,哥哥樊吃昂被选拔为联合军乐团的一员,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。樊吃睿得知消息后,非常激动。阅兵那天,他准时守在电视机前。当镜头扫到哥哥时,樊吃睿不禁兴奋地对战友们说:“看,这是我哥!”

阅兵仪式结束后,樊吃睿和樊吃昂视频。樊吃昂不仅变黑变瘦了,嘴唇也肿了。“哥,你这是吃了多少苦?”樊吃睿感叹。

“没事,能参加阅兵,吃吃苦算什么。”樊吃昂笑着说。

那一刻,在樊吃睿心中,哥哥就是他的榜样,是前行的力量。此前,看到

哥哥去参加阅兵,而自己只能在洞库值班,他心底还有些酸涩。如今,他终于明白,岗位即使再平凡,都有它不平凡的价值。

2020年,由于部队改革,樊吃睿不得不离开火热的军营。退伍后,樊吃睿每次看到有关部门的新闻,心底依旧会泛起阵阵涟漪。军营,是他心中割舍不下的情怀。

“妈,我想回部队。”那天,樊吃睿回家后,向母亲吐露了心声。母亲沉默了很久,你咋没多干几年呢?”老人边说,边从包里拿出毛巾,给满头大汗的樊吃睿擦汗。记得退伍返乡那天,守候在火车站的母亲差点没认出他来。“你咋瘦成这样?”母亲抚摸着他的脸,泪水不停地在眼眶里打转。

后来的几天,樊吃睿又劝说了母亲几次,最终获得她的同意。

“哥,我还想回到部队,咱妈也同意了。”这天,樊吃睿在电话里与樊吃昂分享这个消息。

“想清楚了吗?如果下定决心,我支持你!”樊吃昂说。

不久,樊吃睿再次报名入伍。下连后,樊吃睿来到海军航空大学某团,成为一名机务兵。“这里是舰载战斗机飞行员培养的摇篮,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团队,这里即将成为你们的岗位……”报到第一天,教导员便带着新兵们来到机库,为大家介绍单位情况。看着眼前一架架战机,樊吃睿热血沸腾。

一个周末的晚上,樊吃睿拨通了哥哥樊吃昂的电话,兴奋地说:“我每天看到飞机在头顶飞过,真的特别有成就感。哥,再次回到部队的感觉,真好!”